

以开放广博的视野和胸襟来对待当代语境下的刊物和地方文学。

# 吃相、群相、众生相

□李新勇

亮相,你就得容许读者挑剔,也得让读者顺气。

据说20世纪90年代,那家刊物的主编在公开场合曾说:我刊编辑的主要任务是退稿。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,一份地级市文学刊物的发行量都可达到三四万册。当时文学人口的密度到底有多大,无法估算。有趣的是那时候在报纸上征婚,只要识字,加上一句“爱好文学”,脱单的速度都比别人快得多。这份刊物确实刊发过许多优秀作品,在全国获奖都是其次,主要是在读者中产生强烈影响,树起文学的标杆,能够给青年写作者提供写作范本,连老作家都能得到鞭策和启迪。客观公正地说,这些年这份刊物也刊发了许多非常不错的文章,但出彩的基本上不在那些“老作者”身上。

随着阅读形式的丰富、阅读载体的便捷,纸质图书已经成为读者阅读习惯和阅读品位的象征。纸质图书和杂志的销售发行量成为谁都不愿提及的敏感话题。即便如此,很多杂志依然坚守着文学理想,从选稿、编稿到推向读者,无不体现编者的精品意识和精品精神。在这种现状下,那份刊物的主编如果重复“我刊编辑的主要任务是退稿”,那不是自欺欺人,也会是欺世盗名——他退的可不是自己人的稿子,而是圈子外面的人的稿子。所谓“自己人”,既指本山头、本圈子的人,也指我丢一篇到你那边发表、你丢一篇到我这边发表的业务往来合作伙伴。

在“自己人”摆在第一位的情况下,文学刊物变成了山头,变成了圈圈。编辑以编辑“同仁”稿件,枪毙“外人”的作品为主业;杂志以刊载本山头、本圈圈的作品为己任,眼皮都不抬,就将文学的名和利坐地分赃,各占好处。

我不知道这种蹩脚的栏目设计是刊物

主编主导的结果,还是“老作者”们努力向主编争取的结果,总之单看某一期不觉得什么,把半年或者一年的刊物放到一起,就特别别扭,十分糟心。举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,你喜欢吃盐水鸭便置其他宾客不顾,自始至终捧着那盘盐水鸭狂轰滥炸,把整个嘴脸都埋进了盘子,恨不得连盘子一起吞下去,未免吃相太难看。

前一段时间看到该刊物副主编的一段访谈,在自己的“同仁刊物”已是路人皆知的不争事实面前,还口口声声称那份刊物是什么“大型文学杂志”,就有点不应该了。谁知道还没替他害臊结束,他又自诩刊物是“全国文学名旦”。这时代真有趣,只要你足够恬不知耻,外裤和内裤都不穿,一样可以在大街上迈方步。

当微博、微信等现代传输、阅读软件出现之后,文学刊物类似于“重镇地位”之类的说辞,早就被彻底解构了。有人提出“你在哪里,世界的中心就在哪里”,这句话本是为了鼓励人多一些自信,但用在文化和信息的传播和影响上,却是不折不扣的至理。

还有一种“同仁文学”,是以地域作为话题核心和界限的文学。

多年前,我们还提“山药蛋”“荷花淀”等等地域文学,那都是货真价实的地域文学。那个地方出了多少达官显贵没有几个人记得,出了多少作家和作品,倒是被人反复提及。地域因文学而名扬、文学因地域而广博,相得益彰。

近几十年,各地经济社会高速发展,在积累了足够家底、一个个都感觉殷实富裕之后,不少地方为创造文化奇迹,也计划像当年“山药蛋派”那样,纷纷走上“打造”地域文学的捷径,比如狗屎堆地区出了一群作家,立即宣称寻找到了“狗屎堆文学流派”;比如马尿川流域冒出了几个作家,马上声称要打造“马尿川作家群”。这也是颇

有趣的文化现象。

但这种文化怎么看,都显得千疮百孔、穿风漏气,底气不足。在信息迅猛发展的时代,地域已经不是人情的纽带,更不可能成为文学流派的纽带。四个作家做邻居,左边一个可能是现实主义,右边一个可能是非现实主义,前面一个是先锋派,后面一个是穿越大神。他们仅仅生活在一个地方,硬要把他们归到哪个流派,一些作鸡叫、一些作鸭鸣、一些学驴吼、一些学狗吠,互无交集,众声喧哗,莫衷一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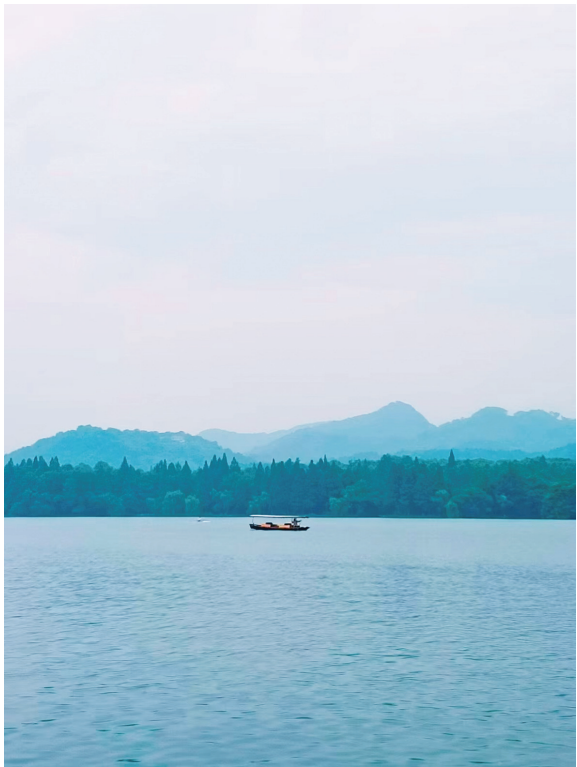
所谓文学流派,是指文学发展过程中,一定历史时期内出现的一批作家,由于审美观点一致和创作风格类似,自觉或不自觉形成的文学集团和派别,通常是一定数量和代表人物的作家群。从这个定义不难看出,流派跟地域毫无关系。

可是人家偏偏就搞了,而且搞得很隆重,还有不少所谓的“大神”亲往站台。反正不是自己的钱,一大堆银子化成水蒸气。放眼神州大地,被“寻找”或“打造”成功的地域文学有没有?生硬打造出来的地域文学,说穿了,就是一种圈子文学,也就是一种“同仁文学”,受益的不是文学,而是“有幸”被纳入那个圈子的一小撮人。

世界那么五彩缤纷,各种信息如此纷繁复杂。这一刻,各种资讯不断覆盖上一刻的各种资讯;这一秒,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事情正在发生。再骇人听闻的热点事件,大多坚持不过一个星期;再轰动的话题,也只有几天的生命力;更多的资讯,在产生那一刻即已消亡。而作为个体的观众,就某件事情的关注度,一般坚持不过当天。

门窗敞开的房屋不会闷气,广纳八方流岚的山川不会枯燥。以开放广博的视野和胸襟来对待当代语境下的刊物和地方文学,不至于跑偏,也不至于被人诟病。

## 坐看苍台



一个人在不同阶段,所使用的不同名字,自带相应的意境或者心境。

## 名字背后

□江徐

一个人的名字,隐藏着TA的宿命——之前我是这样认为的,如今再想,并不确切,因为名字可改、命运会变,宿命论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显得消极无力。与其说一个人的名字隐藏着TA的宿命,倒不如说,一个人的名字,冥冥中自带一份与之相契的意境。一个人在不同阶段,所使用的不同名字,自带相应的意境或者心境。

最近集中读弘一法师的相关书籍,发现以“李叔同”之名行世的他,一生当中使用过的名号多达上百个,而每一个名号,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他对应阶段的心境。刚出生时,父亲为他取名“李成蹊”,具有“桃李不言,下自成蹊”之意。青年时期,生而荏秀的他,为自己取名“李广平”“李广侯”“瘦桐先生”。他一生没有胖过。有些人就是这样,一辈子不发胖,也没有中年发福。婚后迁居上海,住在朋友的城南草堂,与沪上名流征逐、与风月女子诗酒之交时,他是风流倜傥、词赋满江的“醴醑阁主”或者“息壤仙史”。自母亲逝世,他更名为“李哀”。留学日本期间,他是才名甚广的清国留学生“李岸”,不只是肉体漂洋过海,从此岸去往彼岸,更是艺术道路与心灵上的精进。般若波罗蜜多,即智慧到达彼岸。

归国的李叔同在杭州任教,在此期间他去虎跑寺尝试断食,随后为自己取名“李婴”,《道德经》有言:“专气致柔,能婴儿乎?”而古今中外的高哲总是心理相通,尼采将人生境界由低至高分为骆驼、狮子、婴儿三重境界。如婴儿般纯净重生,这种境界,是所有修行者的目标。李叔同出家后,更是为自己取了“智灯”“智境”“智门”“智眼”“智音”“智藏”等等一系列名号,不胜枚举。从浊世翩翩佳公子,变成多才多艺的教师,又变成专修律宗的苦行僧,常常云游四方,独行如鹤。到后来,他又自称“晚晴老人”,并自题白马湖的庵居为“晚晴山房”,因为他自幼喜欢“天意怜幽草,人间重晚晴”这一句古诗。将这些大大小小的名号连缀起来,便是法师一生来去去的行踪。

“自从白马湖有了晚晴山房以后,和尚曾来小小住过几次,多年来阔别的旧友复得聚晤的机会。和尚的心境已达到了什么地步,我当然不知道,我的心境却仍是十年前的老样子,牢牢地在故步中封住着。”夏丐尊怀念他老友弘一法师的这段文字,读来很是触动我心。人的生存状态,由心境决定;心境,能否自我掌控呢?如果能够掌控心境,也就能够自行选择喜欢的生存状态。对于常人来说,漫漫岁月,悠悠世路,心念、心思、心境,总是在山重水复中不断改变。谁能够将一份安静的、澄明的、诗意的意境维持多年,从不转念?遇见,蹉跎,缘起,缘灭,全在一念之间。人在江湖,身不由己。最为难的,还是人在江湖,心不由己。

20世纪90年代,农村的女孩子很多逃不过小娟、小花、小霞、小琴、小菊、小丽、小萍这一类邻家女孩式的芳名。上初中之前,我用的就是这样一个名字,俗之又俗——反正用在我身上是这种感觉,再不喜欢,也只能用下去。有一年人口普查,可以借此机会改名换姓,家人便烦烦邻居另取一名。这位当小学老师的邻居,为我取了一个新名字,叫“江家珍”,家人觉得很好,寓意好,我却不喜欢,土,又显得小家子气,幸而后来因为某些原因没有改成。其实也无所谓好不好、土不土,只是觉得,这三个字根本与我的内心感觉格格不入。

从初中开始,按照户口本上的名字,我开始叫江徐。母亲姓江,父亲姓徐,父亲是人赘的。就这么简单,当时为我取这个名字时大概比较仓促,也没怎么用心。记得上师范时,有一次在统计局兼职打工,局里一位领导评论:“江徐”,只有父亲母亲,没有自己,这个名字,不好。他认为另一个女生的名字取得好——“朱鑫俭”,节俭持家,金玉满堂。起初,我自己也不太喜欢这个名字,觉得很中性,有时还会让别人误以为我是男生。而且从小有一种奇妙的感觉——“江”和“徐”,就像“黑”和“白”、“美”和“丑”一样,是一对反义词,我由一对反义词组合而成,内心存在天然的拉扯。学校有一些女生的名字很好,好在自成意境,譬如“姚远”“江山娇”“虞春林”,不管婉约还是辽阔,都具有诗画意境。上师范报到的那一天,我提前思忖着,是否在班会上应该这样自我介绍——大家好,我叫江徐,“日出江花红胜火”的江,“清风徐来水不兴”的徐……那天到底有没有这样自我介绍,已经记忆模糊,但愿没有吧,这般文绉绉的东西会让人感觉别扭,而感受不出潜意识里的想法。

还记得很小的时候,一天晚上跟大人去亲戚家吃酒席,闲聊之际,桌上有一个有钱人说他认为“江徐”这个名字不好,其实我知道,他也不是觉得不好,就是想彰显一下自己。他说,不如改成“江羽”,在众人的附和声中,我很不情愿地说道,还不如改成“江雨”呢。其实,我也没觉得“江雨”比“江羽”好,就纯粹不愿接受这位有钱人的好意。现在想来,“江雨”是有意境的,唐代钱起诗云:“江雨正霏微,江村晚渡稀。”只是,这样的意境太凄清。叫江羽,不若叫江栩栩,庄生梦蝶,栩栩如生。但还是更喜欢“江徐”这两个字的组合,如今,依然觉得它俩是一对反义词,恰如一个人性情的反差感。喜欢自己富有张力的、易于接纳更多事物的、具有反差感的性情。江水悠悠,徐行万里。那种悠长而徐缓的、风平浪静却又暗流涌动的意境,终于和我的内心吻合上了,并且越来越吻合。虽说取名是一种轻便的、小规模创造,如果有机会,我大概还是会给自己取名江徐。

人的名字,只是代号,说明不了什么,所以与人相交时,我常常不太在意对方姓啥名谁。不过有时也会想起来问上一句“你叫什么名字”,当我这样问的时候,并非真想知道对方名字,而是想了解名字背后的意境。譬如,你的名字带有“君”字,那么我会想着,“落花时节又逢君”,别有一番况味。

## 兼得斋夜话

艺术作品里不能没有“人”,这个“人”是指不可见的作品的个性风格、立意与精神象征。

## 作品里要有“人”

□杨譔

近年各类画展中纯景物的画作渐渐多了起来,水彩、油画、国画、版画都如此。还有一类以画得逼真为目标,誓与摄影争宠,或美女,或杂项什物,当今画家的心思真是让人难以琢磨。中国传统绘画中的山水一科,或可认为是现代风景画的前身,两者区别在于:古代经典山水画别有幽奇,是画家襟怀素心的象征;而当今山水创作,初衷大多与此相反。

山水画中有“人”,但大多只作为点缀。艺术作品里不能没有“人”,这个“人”不是指作为画面物象之一的可视之物,而是指不可见的作品的个性风格、立意与精神象征。如是故,有的画,哪怕画面上挤满了人,如果没有经过画家“心化”处理而成“新形象”,就像米饭没有变成酒,则这些人物只不过是画面的填充物而已。貌似有人,实为无人。依此类推,书法家如果对所书文本没有感觉、歌唱家如果对演唱的歌词没有上心,那么即使所书所唱都是励志昂扬者,作品中照样没有人的存在,只有空洞与装腔。当然,也可以认为这类作品中也有“我”的存在,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“我”?这是一个平庸、无灵性的“我”。

有的画画面上虽然没有人,但由于“一枝一叶总关情”,体现了画家的人格精神、思想情感,人隐身于画后,似无实有。形式是最容易被袭取的,许多人乐意如此,一是可以偷懒,二是利于迎合,三是由于对艺术认识肤浅之故。越是完美的形式,越有可能沦为“假大空”的近邻。艺术如此,社会、人生亦如此。

佛学有大乘小乘之说,艺术作品里的“人”也有大我小我之说。艺术创作过程是很私人的事,即使是必须依赖团队的创作,相对于庞大的人类,团队也不过是个“个体”而已。作品里首先须有小我,没有小我,大我无从谈起。大我只有通过小我才会发生作用,好比一盏油灯,小我是灯芯,大我是燃油,没有灯芯,何以点亮?焉能成灯?书法史上两部最著名的作品《兰亭序》和《祭侄稿》,分别被誉为天下第一、第二行书。《兰亭序》叙述修禊之事、抒发人生感慨,名义上是贵族士大夫的情感,实质上抒发的是人类的共性与共情。既是我,更是大我。《祭侄稿》追祭的是颜真卿的从侄季明,有“安史之乱”为背景,谈论的是家国大事、洋溢的是忠义之气,所以作品的主题、境界也由小我进入了大我。历史上的八大、石涛的画,也是如此。

有的书画家,技巧高明、个性强烈,之所以无法望王羲之、颜真卿、八大、石涛等辈项背,是因为作为精神产品发源的人、寄寓在作品里的情,无法跨入大我,在格局、境界等方面与先贤相差太远,如明代的祝枝山、现当代的齐白石等。



## 军山绿野

桓聿撰

问题是时代的口号。坚持问题导向,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一直走在时代前列的关键。因此,从政者的心中要始终装着?号,有发现问题的敏锐、正视问题的清醒、解决问题的自觉。

## 心中要始终装着问号

□凌云

盾和问题。诸如,贯彻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委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、指示批示精神的重点问题;贯彻新发展理念、构建新发展格局、推动高质量发展中的重大问题;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问题;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挑战;推进共同富裕、增进民生福祉中的重大问题;推进美丽中国建设、保护生态环境和维护生态安全中的重大问题;全面从严治党中的重大问题……这些事关全局的复杂难题,都亟待认识和化解。

发现问题、研究问题、解决问题,离不开调查研究。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,是谋事之基、成事之道。没有调查,就没有发言权,更没有决策权。通过调查研究找准找实问题,找到解决问题的“钥匙”。要时刻关注党中央在关心什么、强调什么,对“国之大者”“市之要者”“民之盼者”心中有数,聚焦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最需要关注、最需要集中力量破解的难题开展调研,真正把情况摸清、把问题找准、把对策提实,把工作淤点变成通路,把工作难点化为亮点,把“问题清单”变成“成果清单”,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不断推向前进。

理论是思想的火炬,思想是行动的先导。回答和解决好新时代新征程上各项工作面临的重大问题,离不开党的创新理论的引领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

## 从政杂谈

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,要增强问题意识,坚持问题导向,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、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、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、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、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,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。

马克思说:“问题是时代的口号,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。”马克思主义学说之所以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,就在于从其创立至今一直保持着强烈的问题意识,时刻以回答时代所提出的重大与核心问题为使命。

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,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特征。因此,从政者的心中要始终装着问号,有发现问题的敏锐、正视问题的清醒、解决问题的自觉。

问题是努力方向、工作方向,也是创新的起点和动力源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,以重大问题为导向,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,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